

## 妖狐艳史

### 序言

《妖狐艳史》十二回，国内有大陆天津图书馆藏本，海外有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。扉页中题「妖狐艳史」，右偏上有「开卷一笑」四字，左偏下署「松竹轩编」，撰人不详。

书叙宋代江西青峰岭桃花洞有两个得道妖狐，一名桂香仙子，一名云香仙子。一日，二狐化作美女入城，来到普宁寺看戏。戏毕，众人见二狐妖艳，争相挤看，将一美少年推倒在地，被二狐摄入洞中梅花暖亭。原来，那少年是城中富户春汇生之子，名叫明媚，年方十六，生得目清眉秀。二狐见明媚貌美，谎说自己是天庭站班奏乐的仙女，明媚前生为金童，有夫妻前缘，明媚遂与二狐百般淫戏。桂香去东边暖阁解手，窥见两个公狐精海里娃和到口酥正在阁中苟合，桂香淫心大动，又回亭与明媚交媾。正值情浓意恰之时，海里娃和到口酥闯了进来，扒开云香的裤子就弄作一团，还称明媚为干姐夫，明媚好生惊讶，羞愧不已。

再说春家见儿子至夜不归，又听说被狂风刮走，著急万分。次日，门前来了两位道人，自称是苏州天齐庙的，名叫生意和生心，因为庙宇摊塌，特来募化。得知明媚为妖风所摄，又吹嘘有降妖的本领。

其实，两人是扬州逃犯，逃出扬州后，骗得一个老道的信任，收为徒弟，又将老道行囊席卷一空，到处吃喝嫖赌，不知不觉来到江西。春汇生病急乱投医，请两个骗子降妖救子，答应事成后重金酬谢。两人来到青峰岭，遇到山神的猛虎，生心被吃，托生为牛，生意吓得屁滚尿流，逃回春家。

却说明媚被公狐窥破春情，好生懊恼。到了夜半，奉玉帝之旨巡察人间妖魔的郁雷神忽然降临，斩杀两公狐，将两雌狐锁住，囚禁在桃花洞石板下。神将称明媚为「甲戌科的贵人」，教训过后，又指出他「命该有狐狸之缘，配终身的夫妻，那与二妖狐自不相同」，今后应善自珍重。明媚发誓愿遵从教化、改过自新。

明媚回家，途经「月素仙居」，被两个女童引入，见到了周素仙子。她自称是修练千年的狐仙，五百年前，月素还是个没得道的大黑狐，在云南蜈蚣山游玩，被猎户射中一箭，明媚的前身是当地知县，将猎户重责三十大板，放走了黑狐，如今聚首，她愿以身相报。第二天，月素的舅舅胡叟又为两人作媒，于是互订婚姻。月素又念动咒语，并用灵芝仙药治好了明媚的浓血之症。

这时，明媚家发生了大事，假道人生意到晚上正打算盗窃春家财物，不料黄雀在后，从前盗得的赃银被窥视已久的春家旧仆屠能偷走，生意遍寻不见

，放起火来，想乘火打劫。屠能因怕事情败露，持刀杀死生意，胡叟将袍袖一挥，火扑向屠能家，屠能赶回家取银两，反被大火烧死。第二天，县里的捕差到春家捉拿到两个扬州逃犯，却见到这番光景，他们哪知其中蹊跷，便将春汇生抓走。月素与胡叟分别给知县夫人和知县托梦，告诉道人的赃银均在屠能家中，知县差人取得赃银，释放了春汇生。

明媚宿于月素仙居，白天与月素谈诗作文，晚上则分榻而眠。一住三月，学问大进。考期临近，月素用一阵仙风将明媚打发回家，约定甲戌科殿试后相见。以后，明媚连试连捷，到甲戌科殿试，高中亚魁。殿试官梅尚书为奸佞之徒，女儿朱云容貌美丽，已许配给兵部王老爷之子。王老爷为人正直，经常劝戒梅尚书，梅尚书恼羞成怒，反而妄参了王老爷一本。王老爷因此削职，一气而亡。梅尚书尚见明媚才华、人品出众，便悔婚招赘明媚为婿，他瞒著夫人和女儿到春家提亲，回家又说是接王公子来家完婚。月素暗通明媚，识破梅的阴谋，并知王兵部女儿与明媚有缘，将计就计，将明媚与王公子调换。结果，王公子与朱云终成眷属，月素与王小姐双嫁明媚，两家都是皆大欢喜，只气坏了梅尚书。梅尚书祸不单行，见到月素后，色心大炽，灵魂出窍，不上一个月就命归西天了。

后来，春、王、梅三家合一，明媚官居文林郎，王公子做了总兵，两家各生二子，月素则缘满归山。

中国的狐仙故事由来已久。先秦时，狐的声誉不错，大多作为吉祥动物被人称颂，如《山海经》等书中的「九尾狐」，在出土文物中与金乌、玉兔相并列。以后，狐的「仙气」越来越浓，据《朝野金载》记载：「唐初以来，百姓多事狐神，房中祭祀以乞恩，食饮与人同之，事者非一主。」当时有谚曰：「无狐魅，不成村。」对狐的崇拜可想而知。但是，崇拜之余，狐却丧失了它的吉祥物意义，成为多疑善淫的化身。以至骆宾王讨武则天的著名檄文中，用「狐媚偏能感主」的句子攻击这位空前绝后的女皇。在通俗小说中，狐的形象亦不佳。《封神演义》中商纣王宠妃妲己就是狐狸精化身，葬送了商朝天下；《昭阳趣史》中，海外松果山悟真洞的九尾雌狐吸走燕子精真阳，相互打斗，被玉帝贬入人间，成为汉成帝宠妃之一的赵合德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
自从《聊斋志异》一出，狐狸精的身价陡然上升。那些美丽善良的狐精「多俱人情，和易可亲」，使人「忘为异类」。但是，蒲松龄笔下的狐精，也并非个个都是善类，有的篇章写雌狐采男子精气，以修炼成仙，男子自然大丧元气，甚至丢命。《伏狐》中就有这么个妖狐，逼得男子无路可逃，他干脆主动出击，服用房中药，使自己强壮挺拔，然后「入主狐交，锐不可当。狐辟易，哀而求罢；不听，进益勇，狐辗转营脱，苦不得去。移时无声，视之，现狐

形而毙矣」。足见「以毒攻毒」堪为良方，亦见淫狐的影响，实在很深远。

从这个角度讲，本书的狐精颇似《聊斋志异》，桃花洞的桂香、云香是摄人精血、淫荡不堪的精灵；月素却是知恩图报、知书达礼的绰约仙子。只不过这位狐仙变得也过于拘谨，居然见色不乱，与一个美男子同居数月而始终保持处女的贞洁，如此德高望重的狐仙，只能是高山仰止，可敬而不可亲，更别说可爱了。

本书的可爱之处，倒是些插科打诨式的描写，往往正题儿说到一半，横插进市井俚语，开一些或有碍观瞻、或无伤大雅的玩笑；有的庸俗下流，也有的活现世情，令人喷饭。作品扉页上的「开卷一笑」，想必指的就是此类描写。

本书的淫秽描写比较明显，遭禁也不奇怪。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、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）以及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）的禁书令中，均有本书。

### 新编妖狐艳史小说卷之一

诗曰：

春光一刻值千金，多借春光生春心；莫道春心人间有，毛团妖狐亦生春。

#### 第一回 普宁寺前遇明媚 妖风作入仙子居

话说宋朝年间，江西地方离城三十里，有一座高山，名为青峰岭，内有灵禽异兽，怪木层生。山峦崎岖，山径险绝，攀集乏腾凌之路，棱角独兀，斜倚峻危，往来无人马之迹。

山中有无数的洞府，洞中有万年的白狐，千年的黑狐，五百年的玄狐，皆可以成仙，可以得道。不食烟火之食，不贪人间之色，此为狐中之上等者也。最可恶的是一种臊皮打狐，名为妖狐。居在此山桃花洞中，也有百十多年的道业，俱是两个母妖狐，是姊妹两个。一个叫桂香仙子；一个叫云香仙子。因日久年远，采炼阳丹，能以变化人形。何为阳丹？阳丹者，即男子之精也；女狐借人之精以补阴，男狐采女子之阴以补阳。要知此皆下贱之臊狐也，即如人间的妓者，背著自己的丈夫，和别人偷情的淫妇，皆是一样枉披人皮而行畜类之事。

闲话少叙。

且说这日正当梅花盛开，二妖狐在梅花亭上饮酒赏梅，酒至半酣，桂香道：「今日江西城中普宁寺大会，大戏两台，人烟交杂，十分热闹，乘著酒兴，何不去玩耍玩耍？」云香道：「姐姐言之有理。」

说毕，二妖女摇身一变，变作十七八岁的美貌女子，真正是千娇百媚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似玉加花含香风，嫦娥降下广寒宫；一对粉面两雪白，四片桃腮赛猩红。  
描眉巧摘天边月，秋波深藏寒潭水；高挽乌云鬓押翠，耳坠金环佩玉声。

齿似碎玉珍珠密，口似樱桃一占红；纤纤女手春笋样，小小金蓬藕牙生。

袅娜柳腰钩人胆，燕语莺声锁魂惊；若把妖狐画图像，难坏江西妙丹青。

不言二妖女天生的美丽。再说他两个身穿的衣服，亦是与人不同。桂香穿的是纤纟之华，出于冀豫，上套著天孙云锦。云香穿的是织缟之美，来自荆扬，上盖着八卦纤素。二妖狐遂出洞门，驾起妖风，往江西城中而来，这且不表。

且说江西城中，有一富户，姓春名汇生，是个饱学的秀才。他的浑家柳氏，只生得一个儿子，乳名明媚官人，年方一十六岁，生得十分好看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满目含秋水，白面似银妆；眉同青山秀，腮带芙蓉香。

娇颜称独占，风流世无双；谈及春家子，江城姓字芳。

又诗曰：

玉骨冰肌美娇娃，天然温柔不胜夸；不语态含万种俏，一笑羞倒牡丹花。

话不可重叙。且说这明媚的父亲春汇生，见儿子生的恁般人品，爱如掌上明珠一般，不肯叫儿子在外边读书。你道为何不叫读书呢？

其中有个缘故。这江西地方是淫荡所在，时常同学之中，不是大学生弄小學生的屁股，就是小学生吹大学生的肉笛，那里有许多的工夫去念诗云子曰呢。所以男风洋洋，泛滥无阻。这春汇生是个达世务的光棍，因此请了一位先生在家教儿子读书。时当腊月，先生放学回家，又值本城普宁寺大会，明媚官人换了一身华丽衣服，带了一个书童名叫春发儿，主仆二人往寺前而来。这且不题。

且说二妖女驾定妖风，一霎时来到寺前。但见人山人海，鼓乐喧天，两台大戏，头一台唱的是西门庆大闹葡萄架，第二台唱的是温雷鸣私会乐女传。两边的小生、小旦，俱是穿的靠身，白亮纱裤，做的贴皮贴骨，下半截如赤条条的身子一般，两下的小生阳物高耸，二下里的小旦金莲高吊，放在唱生的肩头，相搂相抱。阳物对着阴户，如鸡餐碎米，杵确捣蒜一般。那些看戏的妇人女子，也有掩鼻而笑的，也有低头不语的，还有那些没廉耻的老婆正色而视，浪着极的淫妇裤裆里流水的。总而言之，大凡妇人女子在戏场中看戏者，是无家教之过也。再者那些不念书，不经营，游手好闲，好穿的别样衣服，喜的是曲钻狗洞，借端在妇女场中挤眼扭嘴，送目调情，做出许多鬼怪情态，不知他爹和他妈怎么合出这些坏杂种。闲言少叙。

且说这二妖女见戏中的淫荡，引起他的春心，想念男女交媾，不觉神魂渺渺，意乱心迷。及至罢场，二妖女仍在台下呆呆而立。看戏的众人，看见这妖女标致无双，一齐拥蜂围裹上来，比看戏还热闹百倍。挤了一个男押女，女乐男，雨风不透。只听得一齐乱嚷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挤死人了！」不知其人

为谁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牝狐精交戏后亭 桂香子窗外听风

话说众人一齐乱嚷道：「不好了，挤死人了！」你道这是那个？

原来是明媚官人。这十五六岁的孩子，如何受得这样挤呢，一时昏迷不醒，如死去一般。常言道：「人命大事，谁人不躲？」众人哄的一声，各自散去。

单说二妖女见一个小书生卧在地下，美貌可佳，急急上前解救。

桂香用口中的玉泉，嘴对嘴灌将下去。不多时，明媚苏醒，满面颜色如花，更加爱人。云香道：「人间有这般美色男子，何不驾在洞中结为夫妻？采些阳丹，以助咱姊妹二人的道业。」桂香连声唯唯。遂一阵妖风作入洞中。不题。

且说桂香仙子和云香仙子，将明媚放在梅花暖亭以内，明媚又如做梦一般，不知身在何处，呆呆的在八宝玲珑榻上坐着。见左边一个美女，右边一个美女，俱是色貌如仙。亭内异香扑鼻，百般古玩，真乃是景不尽观，观不尽景，有诗一首为赞：八棱粉装似雪宫，飞阁流丹别样精；古炉香烟龙喷雾，宝瓶珊瑚云吐虹。

玉环锁得酉阳侯，金宠养就贵州灵；书案端放列女传，中间悉挂画三轴。

玉笛象管衬尧琴，桂棋牙牌紫竹笙；弱榻玲珑相锦帐，鸳鸯绣枕配红绫。

左有行乐图一面，右藏春宫册二封；明媚误入仙子居，胜似蟾宫折桂卿。

话说明媚正在迷乱之间，见这般仙景美丽，又有两个美人在身边，心中甚是快乐，飘飘然有羽化登仙之景。遂开言问道：「二位娘子，小生如何来到此处呢？」桂香道：「官人休要害怕，俺姊妹二人原是上方站班奏乐的仙女，因官人前生是皇爷的金童，原有夫妻之分，所以今日把官人请进洞来，以成鱼水之欢。」

说着说着，二妖女就做出许多的娇态。明媚官人见这等光景，虽在年幼，人事已开，不觉的心中如刺。勃勃然淫兴大起，将桂香两手抱过，四片嘴唇合在一处，亲了一嘴。桂香故意含羞道：「青天白日是何道理？等到天晚，咱三人同入红绫被里，任官人快乐。」云香笑道：「干柴如何近得烈火？狸猫如何能守鲜鱼？」明媚见云香说得有趣，丢下桂香，又将云香的桃腮用两手捧过，口对口，将自己的舌尖连忙插入云香的舌根底下，拱了几拱，拱得云香浑身酸麻，现出真情，忙把舌尖递将过去。明媚用舌裹住，用力品咂，咂得唧唧有声。桂香看他两个看得高兴，用手把明媚的腿胯裆里一摸，摸准了那条阳物。使力捏了一捏，把桂香唬了个冷战。有四占绝句为证：

说起春明媚，人小卵子大；用手只一捏，妖狐害了怕。

又曰：

硬似西羊角，又如风磨钢；今到桃花洞，难为妖狐精。

闲言不题。且说桂香知道明媚的阳物太大，意欲先叫云香先试媾，遂托小解之计，往东边小暖阁而来。这明媚与云香两个的故事，暂且不表。

却说桂香到了暖阁，将几进门，只听内边唔咀有声，好似云雨一般。桂香止住脚步，在窗棂瞧看，只见一对年幼的童子，在那里肉脰，年纪都不过十五六岁。

你道这两个小畜生是何处出身呢？原来是这清峰岭西北角下，南风洞中的一对公狐精，前生是一对兔子托生的。一个叫到口酥；一个叫海里娃。他两个系结拜的生死弟兄。只因到口酥长了一岁，多晓些事情，勾引这海里娃上手，海里娃虽是年幼，倒也有些见识，逢到口酥弄他的屁股之时，一定要讨个回席，到口酥也不推辞。所以兄弟两个成了贴换屁股的交易。

你道今日他两个为何来到此处？原来这两个畜生与这桂香、云香结拜的干姊干弟。这到口酥、海里娃比两个妖狐小得三四岁，姊弟四个因你爱我，我爱你，爱得十分甚厚，遂成了皮缠账的亲戚。这畜生们的来意，原是要与二妖狐如此这般的勾当。因到了洞中，二妖狐不在洞中，十分扫兴，所以就在这暖阁以内，相成了从前的旧营生。一切来历叙过不题。

单说到口酥这个小畜生，不论礼法，两手把海狸娃的屁股搂在腿夹里，笑嘻嘻说道：「好贤弟，你可爱杀我了！」说着，说着，将腰伏在海里娃的背脊之上，大弄起来。海里娃将腩臀左一围，右一围，好似猪脰上生虱子，在墙角上抹得十分快乐，说道：「亲哥哥的卵子比从前长了许多，小弟的屁股比从前更紧，这是何也？」到口酥道：「不是为哥的卵子长了，是无加上浆水，所以有些迟滞。」到口酥遂用手指从口中取了些津液，不知这畜生如何的玩耍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新编妖狐艳史卷之一终

新编妖狐艳史小说卷之二

第三回 海里娃还风流债 到口酥戏谈浓情

话说到口酥将海里娃的腩用两手捧过，放在卵子前面，在口中的津液取了一些，抹在上下。龟头对准这海里娃的屁股，突的一声，连根顶进。只觉光滑如油，抽扯毫不费力，快乐异常。卵脰交加，有四句笑语为证：

曾闻畜类公弄母，未见畜生公弄公；只因人间男风盛，畜类学得公戏公。

笑语叙过。且说这到口酥弄够多会，卵子胀发，坚硬如铁，弄了个斤斗流水，并不出马。海狸娃笑说道：「亲哥哥，吃饱了就罢，休要太缠席了。小弟的卵子已硬暴了皮了。亲哥哥，快拿屁股来回敬回敬罢！」到口酥笑道：「亲

兄弟放心，愚兄焉有白饶之礼。常言道：「酒肉的朋友，年节的礼物。」你一盒来，我一盒子去。即如欠下他人债，须还他人钱，此自然之理也。好兄弟，别心急，待愚兄回敬过去，叫你受用受用。」到口酥说罢，连忙将卵子抽出，只听唧的一声，掉将出来。不好，如此就如那才出锅的热灌肠一般，约四寸多长。

外边桂香从窗外边看得明白，暗暗的笑骂道：「小短命的家伙，如何比从前恁般的肥嫩胖大。难为这海兄弟的一个白生生小可可的腩臀，叫这到口酥弄了一个太山不泄土，也不知他怎么受来。」只喜的这桂香悄悄的抿嘴而笑，笑够多时，不觉淫心大动，花心里流了几点香津。意欲闯进门去做一个热闹道场，又一转念道：「暂且消停。常言道：「有官不愁接。何必太慌忙？」且看看这海里娃讨了到口酥的回席，再进去不晚。」桂香计较已定，又在窗外边忍气吞声，戚戚无言，呵瞅着眼，抹扶着腰，侧歪着身子，含抱肚子，细细的留神观看。这里边两个小畜生，做梦也是不知这桂香在窗外窃窥。真正是：

要叫他不知，除非己不为；兔精充好人，情虚理又亏。

话休烦叙。且说海里娃要讨到口酥的回席，到口酥并不捱迟。连忙将身子掉转过来，偎在海里娃的怀抱，把腩臀往前凑了几凑。桂香窗外看得明白，但见也是一个光润润、白凌凌、胖敦敦、圆崩崩的一个细皮薄肉小小的腩臀奉还过来，十分爱人。也有笑语为证：

今日吃了他人酒，明朝须下恭侯帖；既赴筵席早打算，世间那有白饶客。

闲言叙过。且说到口酥把腩回奉过来，海里娃用手拍了两拍，好似那软哆嗦的凉粉一般上好的美品。只听海里娃笑道：「大哥既送上门来，小弟也只得谨领了。」海里娃笑嘻嘻的将卵子现出，也是与到口酥的卵不分大小。虽是如此，较起到口酥的卵子微觉小的一分有余。总而言之，论年庚，到口酥是大哥，海里娃是小弟；论卵子，到口酥的卵子是大哥，海里娃的卵子也是小弟。海里娃又把卵子在到口酥的腩臀上边，连连又打了几下。

到口酥笑道：「哥哥并无得罪兄弟，为何打得上门来？」海里娃笑道：「小弟打他的意思，哥哥那里晓得，其中有个缘故。」到口酥笑道：「有何缘故呢？」海里娃说道：「我为他生的五行不全。既然有这么一个出色的好面皮，为何没鼻子没眼？倘若会动亲友，岂不叫人耻笑？是一个大大缺点的。」到口酥笑道：「贤弟言之差矣！这原是腩，不是脸。贤弟若讲五行，就该论五伦。如今咱兄弟做的什么勾当？我与贤弟既成死生的交友，是在这五伦以内的。论起理来，大哥不该弄兄弟的屁股，兄弟也不该讨大哥的回席。如今既失了五伦，还讲什么五行呢？如今世道颓靡，人情浇薄，别说咱这畜类变的人，不论脸不脸；就是这如今的幼童，但凡有几分姿色，家法不严，在外边不近好人

，好吃好的，好穿好的，飘飘荡荡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！」

说罢，两个小畜生一齐笑起来。

外厢这桂香也不觉的口吞袖中，□□的频笑不止。此时也不说到口酥、海里娃一对畜生在这暖阁以内互相禽脍；也不说这桂香仙子在窗外窃看。花分两朵，各整一枝。

单讲这梅花亭内，明媚官人将云香两手捧住樱桃小口，用自己的舌头把云香的舌头裹住，用力品砸，结结实实，好比就打上银钉扣的一般。明媚下边的那条，直梆梆的高耸而立，只觉欲火烧身，淫兴大作。连忙将舌头吐出，把云香的裤子一扯。这云香已是等得心急了，恨不得一口把明媚吸到肚里，却又故意推托，笑说道：「官人好无来由，连晚也等不得么？」不知这明媚官人如何回答？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明媚大闹玲珑榻 云香试春占头筹

话说明媚官人将云香的裤子用手扯开，云香故意推辞道：「官人好无来由，青天白日，羞人答答的，如何是好？连晚上也等不得么？」明媚笑道：「娘子不该生得恁般标致，小生见恁般美貌，我的魂儿已被娘子拴在身边，如今叫小生怎么等得到晚呢？」说着说着，把这云香的裤子尽情拔掉，双手抱在玲珑榻上。将两只雪白的小腿扛在肩上，只见细细的一个小阴户，光润无毛，高耸耸好似出笼的馒头一般。真正是生我之户，死我之门；削人之骨，消人之魂。明媚又细细的赏玩了一会，看到欲火奋发，情不能禁之时，把赤条条的那根阳物取出来。但见赤耳红腮，如生恶气，怒冲冲照着云香的阴户而来。怎见得？曾有四句笑词为证：

云香今日遇春生，揉碎花心探蕊红；寂开玉笼擒彩凤，金潭混动泥鳅虫。

这明媚是个有仁义的书生，不肯狂风骤雨，轻轻的将阳物往阴户一耸，只进去一个龟头。云香见这家伙太大，自己的阴户窄小不能承受，便有些惊恐之色，将阴户往后一缩，龟头唧声掉出。明媚欲火难支，又把阳物往阴户一伸，云香又往后一缩，此番比先次微觉有些宽润，连龟头进有寸余。云香忍着疼痛不好说出口来，用手将阳物一摸，就如那铁硬一般，还有三寸多长在阴户外边，又热又粗，把阴户堵得满满当当，无丝毫之缝。心中老大着忙，遂勉强笑道：「官人的这个东西，如何恁般拔顶呢？」明媚笑道：「不是小生的家伙大，还是娘子的阴户小。况且又是初才新试。我想阳物大者，不只小生一人。昔日唐时武则天为女子时，有个侄儿武三思，武则天一十六岁，武三思一十五岁，那武三思与武则天开荒，阳物就有五寸，难为那武则天，竟坦坦而受。到后来又遇着江采，比三思的阳物更大，把则天弄得七死八活。自从那江采冲开大溜，这则天到后来坐了天下，大卵子内侍十二人，每夜在宫中传流戏弄，淫兴



不足，又选如意和尚在宫中，朝朝快乐，夜夜风流。那和尚的卵如驴下脐一般，弄得则天十分畅美，封为如意君。」如此看将起来，真正是：

无有逼不通，还是久吊弄；苦要经吊弄，那有逼不通。

闲言叙过。且说明媚将一切戏言说罢，又轻轻的把云香的杨柳细腰，用双手在怀中搂了几搂，下边的阳物伸了几伸，云香这阴户如生刺扎肉一般，道：「不好了，一定破了，官人可将那东西抽出来看看！」明媚正在兴发情浓的时候，那里肯听，便连连的入媾多会。云香哎暖不止，只觉那阳物跳了十数多跳，阳精汪洋大泄。正是：

狸猫得了鼠，猛虎寻岱食；犹知登金榜，好比题名时。

话说明媚玩到兴狂火发之时，只觉那条铁硬的阳物，在阴户里边连连的跳了十数多跳，那阳精汪洋大泄。明媚浑身飘飘欲仙，快乐异常。这云香阴户里边好似热油浇的一般，通身酸酸麻麻，忽然一阵痛快到极处，四肢无力，阴精对泄。云雨已毕，彼此海誓山盟，遂成恩爱的夫妻，相搂相抱，如胶似漆上又合在一处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这桂香在外边窗棂，见海里娃双手捧着到口酥的腩臀，将前胸伏在到口酥的脊背上，下边的卵子如生铁杵一般，对准了屁股，用力突的一声，连根顶入，任意抽扯。就如对壳捣米，织布穿梭，十分爽快。

外边这桂香看到这般有趣，不觉淫心大动，阴户中淫水直流。常言望梅止渴渴还在，画饼充饥饥不解。有心进去打一个众伙，热闹一番。但只是已经过的熟垂，其味已吃过，总不如还在梅花亭上，同明媚官人去玩耍玩耍，尝尝新口福。活动活动身子，倒底是好。计较已定，遂悄悄的抽回金莲，转移玉步，来到梅花亭内。但见他两个相搂相抱，亲亲热热，禽在一处，遂戏骂道：「如今可是狸猫抓住鲜鱼，烈火焚了干柴了。」

明媚见桂香到来，喜兹兹说道：「一番好美景，娘子为何躲了呢？」急忙把阳物拔出，但见云香阴户中，那些红白流将出来，流了个汪洋大海。只见这云香的阴户，霎时间肿胀起来。明媚官人却动了恻隐之心，遂说道：「这便如何是好？」桂香说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现有拔毒散在。」桂香遂在金漆玉匣里边，将这药取出一粒研开，用香油调和，擦抹在阴户上边。刚上了药，不多时，只见云香连声叫道：「好疼！好疼！你这药可治杀我了！」不知是何药料，要知端的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药不容易下，须要留番神；倘然错用了，可不治杀人。

新编妖狐艳史卷之二终

新编妖狐艳史小说卷之三

第五回 治疮疾错取药料 桂香重调拔毒散

话说桂香取了药来，刚给云香抹在阴户上边，只见云香连声叫道：「好疼！好疼！」你道这是怎么说呢，这是桂香取错了，原来是一粒绝命丹，并不是拔毒散。明媚笑说道：「既不晓得药性，还治什么病症呢？幸亏这是外科，要是脉理，你这一副药可不治杀人了么？」

看官切要记着，断不可因自己微微有些武艺，把着人家的性命试试手段。话休烦叙。

且说桂香又取一粒仙丹，研了与云香抹上，登时间复旧如初，彼此十分惊喜。

桂香在明媚面前又做出许多的情态，明媚此时又觉欲火烧身，阳物胀发。况且正当幼童之时，骨髓饱满，虽是在云香身上泄了一次，怎奈那云香阴户窄小，不甚十分舒展，遂又将桂香抱在榻上。桂香并不推辞，把裤带儿放开，只见明媚的那条阳物，赤滴滴似朱红棒儿一般，坚硬如铁。桂香心中终是有些恐惧，但事已临期，亦无可奈何，遂笑嘻嘻说道：「官人的阳物恁大，我这阴户恁小，如何容得呢？」

明媚笑道：「当日炆帝在琼花宫时，宣了一个美女，名叫银杏儿，年方一十三岁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炆帝甚是锤爱。自选进宫来，初次行乐，在迷楼之上，有金镶逍遥榻，炆帝将这银杏儿把在榻上，就像那风魔虎一般，将银杏儿弄得三次讨饶，好生可怜。如今娘子二九有余，就不能受么？」桂香笑道：「可惜那银杏儿忒也口材。闻听炆帝当日阳物又大，身子又肥，不知那小娃娃怎么受来？」两个说说笑笑，鬼混了半日。

旁边云香笑道：「姐姐休得扯东扯西，你比就肥羊，躺在案板上捱抹也脱不了死。况且妹妹先试了毒，索性着古掏古掏罢。」明媚笑道：「小娘子言之有理。」忙把阳物对准着阴户，用力往前伸了几十伸，连根插入。桂香浑身疼痛难忍，紧皱眉头，真是有话不好说出口来。曾有笑话二句为证：

哑叭吃黄连，苦水在肚里。

话说明媚正与桂香为云为雨，正在热闹之处，只见外边走进一对年幼的童子，年纪都不过十五六岁，一个俊如子都，一个美如宋朝。

说说笑笑，进得门来，也不说长道短，扯住云香，扒开裤子就操，海里娃和云香弄做一团，到口酥抱住海里娃的腩弄做一团。这边明媚官人看到如此光景，好生讶然，遂把这桂香丢开，并不干事。整理衣冠，满面大有惭愧之色，呆呆的立在床边。

这海里娃说道：「干姐夫休要着忙，我两个原是干小舅到来，同是干亲戚，不是外人。」你道这畜生如何认得？只因两个畜生贴换屁股已罢，两不亏本，所以信步来在这八角亭中，寻找这桂香、云香，要如此这般的勾当。不料事

有凑巧，刚到窗外，听得里面一同弄起事来，其中说话之间，一五一十都被两个畜生听得真真切切，所以进门来就认得是干姊夫。此时也不说众妖狐如何玩耍，也不说明媚如何惊疑。花分两朵，各整一枝。

且说这明媚的父亲春汇生，那日因普宁寺大会，这会中的首目就是春汇生。当日正值聚会宴似之期，众会人等赴了筵席各自散去。惟春汇生照管别事，闹至更深分，方才回家。及至到了家中，颇颇有些酒意，抖抖胆子，叫柳氏夫人看茶来，这柳氏见丈夫，怒冲冲扑得一头撞将怀来，抓着胡子就要讲打。春汇生是素日惧怕柳氏的，见夫人如此动怒，又行家法，便连连的叫道：「夫人夫人，是是怎的，愚夫今日又不曾打牌，只因会中微微吃了几杯酒，也不为之过？如何这等的勃然变色？」只见柳氏骂道：「老天杀的！你把儿子归落何处？快快与我找来，少要捱迟，一命相拚。」说着说着，又是一头。正吵闹间，合院的奴婢家仆一齐上前，劝解多会，方才丢手。

众人将柳氏搀进房来，把交椅上坐下。春汇生见众人把柳氏解劝进房中，心中好似放上一块冰凌，就凉凉的了。也当下走进房来，问道：「夫人方才说道：咱家儿子归落何处？我想咱那儿子自幼在家中念书，又不和外边的学生耍闹。想是在书房里念书念得乏了，在书房里困眠也是有的，夫人何故如此着恼？」柳氏道：「不但儿子没有，连春发儿也不见了，前后书房全找遍了，并不见影儿。」

春汇生听见这话，老大着忙。自己又从新着使女挑着灯笼，前前后后找来找去，约十数遍。连踪影全无，心中十分着忙。连合家的奴仆俱各讶然，都说怪哉怪哉。春汇生回到房中，见了柳氏，说道：「夫人！这可怎了？这可怎了？」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春汇生带酒被殴 柳夫人打夫寻子

话说春汇生正与柳氏夫人在家着恼，夫妻二人互相悖谬吵嚷，只见一位年老的邻佑，领着春发儿到来。这位年老的人，有一个诨号，叫做鸭蛋财主，本是春汇生的祖买的家人，叫做老屠能。只因春宅是家良善人家，这屠能自从到了春宅，凡事诡诈巨猾，私窃暗盗，陆续自肥，渐渐的积成了狗肚子家业，将自己的卖身文约退出，遂娶了妻子，成一家子人。家有两顷薄地，尽可润活。如何叫作鸭蛋财主？只因这老儿为人奸狡，但凡无利之事，情死不动；有益之事，舍命伸头。所以众人都叫这个诨号。

这老儿今晚送春发的来意，是因春发儿说春相公被狂风作了去。

这春汇生是极爱儿子的，明日岂不雇人四下里寻找么？这一寻找倘然有功，春汇生是巨富之家，时常里好央他借贷借贷，岂不得些便宜！

这老儿所以将春发儿送来，一来与他说情，二来又是送信，三来还是求着

借端得利。话休烦叙。

且说屠能领着春发进得门来，先将二臂往下一抵，将腰往前一曲，在下面站着，不敢大声说话，低低的垂头叫道：「大爷，休要着忙，老奴已知大相公在会上看戏，被狂风作了去了。春发儿小孩子家也是没方，只唬吓连身打战，恐怕大爷责治，望大爷给老奴留个薄脸，大爷要打发儿，不如就把老奴打几下罢。」春汇生一肚子闷气，见屠能说情，把打春发儿的心也就丢手。屠能又解劝了一会，夫妻二人俱各坐卧不安，众人各自散去。一夜无话。

到了次日巳牌时分，只见有两个道人，身穿着百纳道袍，头戴四棱软冠，足踏乌拉草履。一个方面大耳，一个秃头蛇眼；一个身背着缘簿，一个手托着木鱼。坐在这春家的门首，口中弥弥喃喃不知说的什么。正在门首募化，木鱼连声响亮。只见屠能那个老儿从隔壁走来，到这道人的面前，招呼了一声说：「你们是那里的道人？募化甚么功成？叫什么法名？」只见那两个道人一齐答曰：「贫道是苏州人氏，师兄名叫生意，师弟名叫生心。就在苏州天齐庙内二十多年。只因日久年远，殿宇坍塌，四壁土崩，山门瓦解。贫道们心中不忍，已经化了千有余家，共聚纹银九千两，还得一千银子方才起功。贫道们闻着春宅是历世的善人，所以不惮风尘跋涉到贵处。不知山主尊姓大名？」屠能通了名姓。

那道人说道：「烦尊驾传禀传禀。」屠能道：「你们来得不凑巧，宅中的相公被狂风作了去，大爷正在心焦，那里还有心思布施你们？」道人听说：「是何妖怪？这等的可恶。」傍边有几个年老的说道：「俺这江西城外，离城三十多里，有一座高山，名为青峰岭。其山甚是凶险。你道如何的凶险，髯翁有诗一首为证：

朝阳虎卧夕豹眠，每每怪兽游荒山；亏心人等经此过，如送美味与香甜。

不但山中险要，还有许多的洞府。也不知是神仙，也不知是妖怪，时常在山岭上。或是白须老翁，或是美貌女子，不时的显形。」这老者说罢，两个道人说道：「这等看来，春宅的相公，想是被妖精作了去，也是有的。那位山主与贫道通报一声，只说门外来了会捉妖的两个道人。」屠能听说这话，慌忙进去禀知了。春汇生当下将道人请至前厅坐下。

春汇生着人连忙收拾酒馔，酒至数巡，各叙了来历。春汇生道：「若能把小儿救出，俺父子团圆。别说一千两银子的布施，就再布施上一千，那也容易。不知尊师们有何本领？」道人说道：「贫道也无甚么本领，不过是受先师的传授。」有诗为证：

说起贫道武艺却精，一个会剪草为马，一个会撒豆成兵，一个会捏脚念咒，一个会呼雨唤风。百步穿杨箭，千里追走龙，神通奥妙多变化，专除凡间作怪精

。这道人说本领，春汇生也只当他真正有些武艺，遂满心欢喜说道：「尊师既有这番本事，合该小儿有救，不知尊师几时才去？」道人道：「即刻而行。」

当下酒馔已罢，屠能在旁边说道：「老师们既夸了海口，别事到临头休想扯头！」道人道：「说那里话！既无擒龙手，怎敢下东洋。」说罢，当下换了道服，打开自己的包裹，戴上软铁冠，穿上软铁衣，足登镔铁鞋。不知这道人要此征衣是何说也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新编妖狐艳史卷之三终

新编妖狐艳史小说卷之四

第七回 假道人化缘捉妖 老屠能窥财生心

话说这道人将衣甲换上，手中又使着两条铁口子绳鞭。打扮起来好似一对响盗的模样。列公，这道人如果是得道的真人，那有这等的打扮？你道这两个牛鼻子是何等的来历？是何等的出身？更是何等的行为呢？列公有所不知。这两个牛鼻子原是一对滚牢的囚犯，是扬州人氏，只因偷了扬州知府的银两，知府差捕拿获，收在牢中以待秋审。

两个在监中商议停当，时值夜半，见守狱的人等睡熟，彼此扭开刑具钻穴而逃。实有飞檐走壁的武艺，那时城门紧闭，两个跳城而走。至五更天气，走有三百余里，出了扬州的交界，彼此放下胆来。寻了一座庙宇，那庙宇里边堪可有住持的道人，两个见了老道士，就纳头下拜，求老道士收留作徒。老道士也愿收留，当下换了道服，甚是殷勤。待有两日，二人商议道：「此处水浅，非养鱼之地，不如另走他乡为妙。」

二人计较已定，到了晚间夜静时分，大小道士俱各睡着。二人将老道士的衣服行囊，箱笼内还有老道士积聚的百十两银子，尽情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开了山门，窜攢而去。二人路上走着，好不乐心。至明日，庙中的老道伤心后悔，自不必说。长老有诗为证：

长老本是好心田，收留贼徒当等闲；谁知有情反无义，坑害师傅昧青天。

长老后悔不题。且说这两个没良心的强人，飘流四海。逢州偷州，逢县偷县，非盗官库，即劫富民。诸日银钱满腰，非嫖即赌，酒肉肥甘。白日是道家的模样，夜间是嫖赌的客人。人不知鬼不觉，就来到这江西城。一来是合该这两个畜生命尽，二来也是这春汇生遭殃，有受狱的灾难。一切后话不题。

且说这两道人收拾妥当，将那包裹丢在一边，其中包裹之内十分的沉重，屠能一眼瞧定那包裹，心中着想暗说道：「我看这内里有些什么东西。」遂用手一摸，只觉圆咕噜的如铁秤砣一般。屠能心中老大的猜疑，说道：「必不

是秤砣，等他两个出来再作道理。」

且说这道人当下出了门，别了春汇生，出城有三五里之遥，见四顾无人，这个说大哥，那个说老弟，今日晚上这股子财帛不小，须得如此这般，方才能得。那个道人又说：「大哥，你我兄弟会捉甚么怪精？不过鬼混半日，只说没见影儿，那就了手，夜间好做买卖是大事。」二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走着走着，来到了芦苇深处。

猛然抬头一看，那山就在面前。只听得一派风声，哗啦啦树木乱摇，满山中如牛吼的一般，森森冽冽，两个唬得毛骨竦然。生意说：「贤弟，咱快走罢！」生心说：「大哥切莫惊，你看那梅松树下是个什么东西？」生意听说，正目一看，说：「贤弟，了不得了！那是巡山的猛虎。」话未了，只见一只猛虎听见有人说话，连忙站将起来，将腰拱了一拱，把嘴张了一张，打了一个喝欠，把爪伸了几伸，把尾拧了几拧。嗖的一声，比风还快，撵将过来，一爪把一个生心道士抓将过去。生意道士一见，吓得浑身打战，急忙抽回身子，舍死忘生逃命而来。

且说这虎不是凡虎，原是山神的猛虎，但凡不该死的，也不敢妄自吃人。这猛虎见这生心是该吃的一口食，所以噙着头脑，上得山来，跪在山神的面前，把虎头往上点了几点，谢了恩。噙在高阜之处，享用这般美品。

且说这生心的阴魂不散，跟定了猛虎。到了山神的面前，哭得两泪滂沱，双膝跪倒，口称：「山神爷爷听真，贫道无从得罪山神爷的猛虎，把贫道白白的吃了，冤哉！冤哉！乞山神爷爷定夺。」山神听说，把惊堂一拍，说道：「我打你这该死的畜生！你想想，你平生做的何事？今日猛虎吃你，以消众人之恨，快快去罢！」这生心道人见没了出冤的想头，又哀求山神道：「贫道既不求山神爷爷伸冤，望乞把贫道托生到富贵人家罢。」山神道：「你还想托生么？人数里那有你这混账东西呢？」生心又苦苦的哀求道：「人数里既没有贫道，到底叫贫道托生什么呢？」山神叫站班的小鬼将生死簿拿到公案桌上，展开看了多时，看得明明白白，叫道：「生心，生死簿上造定你转生该托生犁牛之子。」生心听说，心中老大的不乐意，欲再哀求哀求，山神也不准了。无奈何爬将起来。只见旁边放着许多的牛皮，也有黑的、也有红的、也有黄的、也有杂花的，其中惟有杂花的牛皮比别的甚是鲜明。好生心上去一把扯过，就披在身上，十分如意。小鬼看见，一把夺过来说：「放打着点子罢，这是给你们道官的衣服！把这件黑的披了去吧！」生心无奈，只得接过，穿在身上，托生而去。

要知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被虎食转生畜类 郁雷立斩二牝妖

话说生心被虎抓去，生意吓得屁流尿滚，跑将回来。见了春汇生，把生心被虎吃的话说了一遍。春汇生甚是惊讶，忙着取酒与生意压惊。这且不题。

且说梅花洞中，海里娃和到口酥两个畜生，不论礼法，进了八角亭中互相龌龊。认明媚是干姐夫长，干姐夫短。这明媚见一对小娃子到来，十分惭愧，连忙整理衣冠。桂香也提上裤子，云香呆呆而立。

明媚忽然的心中着恼，暗暗的叫着自己的名字说：「明媚，你好没来由，你本是念书人家的后代，如何青天白日露着父母的遗体，弄出这等没脸面的事来？况且又被这两个小娃子看见，是何道理？」思前想后，悔恨无极，正在懊悔之间。那天已至更深，忽听半悬空中呵叉叉，似有霹雳之声。

一霎时，星斗无光，乾坤昏黑，云雾飞空，狂风大起。耳中只听松竹怒号，金铁皆鸣，一齐吓得毛骨竦然。只见外边有一员大将，头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手执宝剑，还有一个小壮士，生得豹头环眼，顶戴双雉尾，身穿半截甲，足踏黑漆战靴，雄赳赳，十分凶恶。手中提着一把齐头钢刀，跟定那员大将，站在天井外边。只听那员大将叫道：「力士，把那两个公妖狐与我拿来。」

只见那小壮士答应一声，急速走进亭中，将这海里娃、到口酥一手一个，提在那员大将的面前。两个畜生唬得浑身哆嗦，双双跪在尘埃，只连连的叩头不止。只听那大将说道：「我打你这两个滥淫无度的臊畜生！自从你变成人形，不干好事，奸骗人家的良女，淫污人家的妇人，盗取人家的财帛，偷食神前的供献。吾神诸日寻查世界，尔等诸般的罪恶，吾神一一载在丹书。今尔等罪贯已满，天怒无容，合该斩首分形。」

二妖狐听说要斩，只唬得慌慌张张，满口说道：「求神圣放赦我畜生两个。从此以后再不胡行乱为了，情愿许下吃长斋五十年，以免先前之罪过。」那神将听说，更加怒气，说道：「好畜生！你不说吃斋，吾神不恼你，你既说吃斋，吾神更怒！你等畜生，从前许下吃九十天的斋戒，先动了三月的肉味。再休说以吃斋的由头，免尔等的罪恶。力士过来！快与我结果这两个畜生。」话犹未了，只见那个小壮士手提着齐头短刀，恶狠狠的走近前来，喊了一声，如霹雳相似，说：「妖狐吃刀！」只听得连连响了两声，把这两个妖狐的首级斩将下来，血淋淋两个大妖狐躺在地下。髯鬣有诗为证：

劝君遵道莫贪淫，若要淫极自杀身；无加毛狐为淫斩，何况花花世界人。

四句劝言叙过。且说那员神将又吩咐道：「将那两个女妖狐与我带过来。」这桂香、云香见斩了海里娃、到口酥，已经唬破了胆。又听得说把他两个带将过来，情知也是与他两个一体治罪。正在惊慌之间，只见那小壮士跑将过来，说道：「二妖女快过来罢，省得我费事。」二妖狐见不是那等的光景，心中略略的放下些来，急急的走到那神将的面前，一齐跪倒，口称：「神圣饶命

！」只见那神将说道：「尔妖女听真。吾神下降，诸日巡查妖魔以及人间之罪过，尔妖女修炼百十余年，尔等的功过交杂，如今又如此淫乱，有伤天道。但念你两个受了月华，死罪赦过，活罪难免。力士过来！将这两个妖女用锁子锁在这梅花洞石板以下，待二百年以后，若要回心向道，那时再放你出世；若不回心向道，永世不准出世。」吩咐已毕，只见小壮士过来，将两个妖女锁在石板以下。二妖女后日如何出世，此时难得分晓。

将四个妖狐发落已毕，这位神将一直走入屋里坐下，小壮士随后而进也。

且说这明媚见这等的凶险景况，只唬得混沌沌，躺在榻上，昏迷不醒，四肢冰凉，口中吸呼之气，微微而已。那神将说道：「甲戌科的贵人听真。吾神乃上方的健将郁雷是也。奉玉帝的勒旨，严查人间的罪过。吾神看你年力方富，正有可为之时，奈何因两个臊妖狐，辄敢如此荒淫无度，不避三光，有犯天道。脓血之灾，有所不免，自此若仍似前非，吾神查出，不但你日后的功名难求，就是你性命也难以保守。」神将说罢、明媚魂梦之中，一一听得明白，急急向前跪下，说道：「蒙神圣指迷，弟子终身尊神圣的教化，如略有淫乱的罪过，以及言语的罪过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」不知究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新编妖狐艳史卷之四终

### 新编妖狐艳史小说卷之五

#### 第九回 闻仙训明媚归正 逢月素胡老作媒

话说明媚启了誓愿，郁雷神说道：「你既回心向道，常言海底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但你命该有狐狸之缘，配终身的夫妻，与那二妖狐自不相同。夫妻之乐，固然分所应尔，而淫欲过度，罪莫大焉。」吾神

有四句惊语为戒：

琴瑟相友乐无穷，混乱纲常罪难容；当富玉楼削除迹，应贵金榜勾了名。

郁雷神说罢，领着小壮士，乘彩云腾空而去。

这明媚忽然打了一个冷战，连忙惊醒，天已将明，梦中的言语记得清清楚楚。急看桂香、云香，全不在面前。又往外边一看，只见两个大狐狸躺在地下，血淋淋的两个脑袋滚在一边，明媚好生着忙。又一转眼间，只见亭舍暖阁百般景致全无，忽然回转心猿说道：「我如今身在何处呢？怎么我来在这里？我的家怎不见呢？我的父母怎不见了呢？」思前想后，不觉的放声大哭。哭够多时，闷坐在尘埃，好不伤惨人也。只见四下虫声唧唧，遂站起身来，不知所之信步游走。

走有一里之遥，只见那壁庙一座小石门，雕画得甚是精华。明媚信步进去，只见内有三间大殿，两边群房齐整，周围修竹凉亭，瑶池鸾鹤，苍松差池



，兰桂峥嵘。又见那大殿上边有一面冰凌纹的大匾，上写着四个大字「月素仙居」。门旁有一副对联，你道对联上写的什么言语？上写着：修炼工夫，加云挂山头，行至山头云又远；大道旨趣，似月浮冰面，披开冰面月更深。

明媚看罢，心中想道：「此处是何地方？」

正在猜疑之间，只听得一声门响：吱嘎嘎。大殿门双扇齐开。只见有两个女童，头挽双扎髻，身穿素花衣，两手执束帖，足踏云阳履。急急走在这明媚的面前，说道：「贵人听真，我家仙姑娘有请。」

明媚听说，回言答曰：「你家仙姑娘在于何处？」二童女道：「大殿后边。即寝房也。」明媚才要跟着进去，急回想那梦中的言语。心中说道：「不可！不可！倘若再犯罪过，吾命难保。」遂止住了脚步，呆呆而立。那童女见明媚不肯进去，连忙禀知了月素大仙。月素说：「我前去迎接。」月素仙同一对女童走出房来。你说这仙女如何的打扮，如何的美丽？有诗一首为证：

不须浓抹与粉妆，天然清雅素衣裳；羞杀倾国倾城貌，别有一派仙子香。

月素大仙来到了明媚的面前，轻启仙唇，低传仙音，说道：「请郎君内边坐罢。」明媚遂跟定大仙来至了卧房。但见这房中的陈设，也是与那二妖狐各别，另是一天的仙景。二人叙坐坐下。一霎时，两个女童排列上百般的仙果，上好的仙酒，更有仙肴，无非是龙肝凤髓，麟脑参脍之类。

那大仙高擎酒杯，让道说：「郎君今日到仙奴家中，亦非小可，仙奴在此连环洞中修炼，有千百余年的道业。只因五百年前仙奴在云南蜈蚣山游玩，适有一群兴围的猎户，将仙奴后背射了一箭，那时郎君是云南的知县，从此所过，将那猎人重责三十大板。那时仙奴已被猎人所获，郎君发恻隐之心，将仙奴放了归山。那时仙奴是没得道的大黑狐狸，此时已成了得道的仙女。今日郎君到来，是仙奴的恩人，如今仙奴要忘恩于郎君，有愧于天矣。仙奴离了云南蜈蚣山，迁居于此，已五百年的限期，合当聚首。」言说罢，两个对饮了数杯。

明媚道：「仙姑过为雅爱，小生毕生难忘大德。但小生肉体凡态，仙姑品列仙台，怎敢以谐鸾凤之雅？」月素道：「此时郎君有脓肉之灾，仙姑此时欲和郎行鱼水之欢，恐误郎君的贵体。待仙奴与郎君调治平伏，那时再与郎乐关雎之雅化，而奏周南之乐章。况且当下令尊大人有曲难之危，贵宅有盗火之忧，还得仙奴前去打救方妥。」两个一行说话，一行饮酒，真乃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到投机话偏长。直饮日落蒙汜，明月东升，方才撤去杯盘。明媚直吃酩酊大醉，和衣隐几而卧，这月素也就着童女秉了银烛，另往僻静卧室而去，惟留下一个女童伺候。真正是：

得道仙女行正途，岂同臊狐混帐畜；五百年前将恩报，总把纲常名纪扶。

要知端的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 盗元宝活杀生意 胡老叟火烧屠能

话送到了明日，明媚醒来，不见了仙女，但见一个童女在旁笑嘻嘻，手捧一杯香茶，说：「相公请用茶，仙婢伺候了一夜了。」明媚接过茶来慢慢的饮干，猛然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位老叟，岸然道貌，两眉如银，目若贯星，耳垂有轮；手执过头拐杖，身穿紫花道袍，头戴真珠凉冠，足登驮泥朝靴，一步一步的走进房。明媚见这位老叟与世俗不同，陡然间动了一片敬慕之心。居然如见了大宾的一般，遂站起身来，与老叟彼此行了恭敬之礼，排齿而坐。

坐定，那老叟说道：「贤甥婿，老夫的来意非为别事，只因贤甥五百年前救过舍甥女的性命，如今无恩可报。昨日舍甥女对老夫言讲，情愿与贤甥婿效枕席之劳，以报前恩，老夫欲作冰人，不知允否？」明媚说道：「晚辈有何德能，第恐命薄福浅，飞蛾难比鸾凤，泥沙难配金珠耳！况更有仙老之玉成，敢不允乎？但晚辈无领父母之命，事须商议。」老叟道：「贤甥婿言固有理，如今虽无父母之命，尚有媒妁之言。贤甥婿放心，事成之后，令尊翁大人面前，老夫一面承管。」

明媚这才放下心来，连忙离坐深打一躬。老叟顶礼相还，把婚姻之事一言为定了。那老叟说道：「贤甥婿暂且请坐，目下贵宅有盗火之灾，令尊大人有被屈之冤，还得老夫前去解救。」说罢，辞别而去。

老叟才是得道仙，修炼日精有万年；专查人间不平事，能救贤良能除奸。

老叟去讫不题。且说明媚忽然一阵满腹疼痛难忍，卧在榻上，一时间手足冰凉。只见那月素手提一枝灵芝走进房来，到了床边，口中不知说些什么灵言语，无非是神言咒语。将灵芝在明媚的身上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画了一遍，说道：「郎君脓血之灾，仙奴已化在灵芝以上。」明媚登时起来，但见灵芝草上有脓血之迹，真是仙家的手段。当下又叫女童收拾了肴馔，举觞对饮。这也不题。

且说这生意道人正在饮酒之间，只见屠能这个老儿跑里跑外，勤谨异常，你道这是何说呢？只因这老儿有爱财的毛病，见那道人的包裹里边似有财物。趁两个道人出门的时候，将包裹尽情盗在自己家中，打开一看，不是别的，俱是五十两一锭的大元宝，有二十多个。屠能看了，心中好不欢喜，连忙收在房中僻静所在。又一转念，说道：「这银钱，不是别的。倘若事犯，那可怎了？」左思右想，甚是作难。闷了半晌，忽然又起一番的歹心，说：「杀人杀死，剪草除根。不如到晚间结果了这牛鼻子，那时才得平妥。」计议已定。遂寻了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藏在腰内。不题。

且说生意道人这个牛鼻子和春汇生饮至更深，春汇生离别去睡，生意见东主已去，又待了多会，听听天已交三更，暗说道：「到了时候了。」

你道这个道人安的什么心呢？原来是夜间作盗春宅的银两。见生心已死，这包裹中有一千多银子，再盗上一千银子，岂不是一个小富贵么？须得如此这般，计议已定，遂找那包裹。那包裹已不见了，将四下里一搜，踪影全无，生意满心着急，遂取出些硝磺，陡然放起火来，将一座待客的前厅烘烘烧起。才要往后宅打劫银两，刚出门一走，不堤防被屠能一刀对准咽喉，把脑袋削去了一半。死尸倒地，绝气而亡，髯翁有诗一首为证：为人何必生心恶，举头三尺有神佛；欲待杀人人杀己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

屠能见生意已死，又见火势奋发，只见火光内有一白发老人，用袍袖一拐。倒也奇怪，只见那火光如飞鸟一般，赤滴滴往屠能房中而来，越烧越旺，众人一齐乱声喊叫，却不上前解救。列公，见火不救有什么好处呢？幸灾乐祸有什么好处呢？可见这屠能的素日为人，是行坏事行到骨头的了。也有四句鉴语为证：朗朗青天不可欺，屋漏暗室有神知；上苍若要人放，那有今夜这事奇。

火光茂盛，屠能是舍命不舍财的狗头，急忙冒火而进，还想取了元宝。不料只见进去，不见出来。把这个鸭蛋财主活活被火烧死。有诗为证：

只为贪财火烧屋，其心不悔将宝图；飞蛾自投焰焰火，哀哉狗命该呜呼。

话送到了明日清晨，春汇生起来前往前厅与道人叙话。刚来到内屏一看，只见那道人的死尸躺在地下，上带着半个脑袋。又出门往外一看，见屠能那边火光未息，只烧得干干净净。又将自己的房宅前后一看，俱复旧如初，分毫不动。又听隔壁有人说道：「屠能被火烧死了。」春汇生心中惊疑不止，说道：「这便怎了？」

正在惊惧之间，只见从门中来了十数个壮捕，七言八语，怪怪声声，说和春相公要人。春汇生一见，惊问道：「贵役们来到寒舍，有何公干？」众壮捕说道：「春相公你还不知道么？前日来的那两个铁道士到你家来，休当那是两个道人，那是两个滚牢的囚犯。扬州府现今有关节通来江西本府衙中，头两日江西府库，没库银一千一百余两。太守又有一道府批到县。如今我们县中老爷接两道批文，又有图形年貌箕斗，老爷立等要人。」春汇生听了，只唬得目瞪口呆，无言可对。

众壮捕见这个光景，遂一齐往后去搜，刚到闪屏门外，见有一人躺在地下已死了。众人将图形年貌箕斗一对，分毫不差。但不知那大盗那里去了，众人连忙将春汇生拥拥推推来到县中。那县官问其情由，春汇生别无可对，只说冤哉冤哉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新编妖狐艳史卷之五终

新编妖狐艳史小说卷之六

## 第十一回 春汇生抱冤下狱 月素仙打救亲公

话说县官问及杀人，以至偷盗府库银两的情由，春汇生无言可对，口中只叫冤哉冤哉。那知县倒也明鉴，看春汇生人品端方，相貌堂堂，情知别有缘故，遂吩咐一声，暂且收狱明日另审。众人役听说，一齐上前，似一群恶狗一般，将春相公拥拥推推下在牢中，众人役回禀了。知县又吩咐将那道人的尸首，着地保押埋。吩咐已毕，退堂回到书房，左思右思，无计可出，只闷闷而坐。

常言：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肠瞌睡多。」不一时，合眼蒙胧而睡。正在熟睡，只见一位白发老人走进门来，精神满面，如童颜一般，甚是可畏。知县魂梦之中连忙迎接，各叙常礼，分宾主而坐。

只见那老人将春汇生的冤情，一五一十，尽情告诉了一遍。说罢，连揖而去。

那知县醒来，好生惊疑，急走到卧房要与夫人说知此事，刚然坐下才要开言，只见夫人开言说道：「老爷今日审的这件官司，得要留神。妾方才作一幻景，见一美色仙姑，口称是春汇生的儿妇。杀这道人的凶手已被火烧死，偷盗的银两现在凶手的房中。那仙姑临行又说道，叫老爷急速差役往屠家搜取银两，将此案了结之后，不数日即速转高升。」知县听说与自己梦中的言语相同，也告诉了夫人一遍，夫妻二人俱各讶然。

当下传知班头人役以及壮捕头目，遂击点升堂，着书办写了火票飞签。众人役如狼似虎，飞也似走到屠能家中，见房屋烧得土崩瓦解。忙取掀枷锁镣之物，等时间将元宝拿出。其先是白面书生，如今成了胡汗敬德。还有一切散钱碎银等物，俱被众役怀藏腰拽，合伙私下分肥。又扒着那屠能的尸首，烧的霎是难看。曾有四句笑语为证：

狡奸巨猾都肉头，狗猪家私连命休；身似伛偻脸似判，死后还带土鳖头。

话说众役急速回筒，将银两交在当堂，知县连忙办了一角文书，连银子一并送至府库。又办了一角投扬州的文书，将这贼人被杀死的缘由一并缴割。当下将春汇生从狱中开出，春汇生当堂谢了县官，回家而去。不几日，上司有文书下来，着县官升为他处知州，一切事休，叙过不题。

单说这明媚与月素白日清心，夜来各自下榻，堪可过三月有余，明媒义正的夫妻，实礼义相交的君子。闲时作词歌赋，闷来谈经会文。又待数月，明媚腹贯五车书，胸藏万卷经。

一日，月素说道：「今考期临迩，郎君可速干功名为正。待至甲戌科殿试之期，仙奴自与郎君相会，况如今将近一载，老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，郎君可回家去罢。」明媚道：「家在何处呢？」月素道：「真乃仙家的妙景，人所

不测。」

只觉耳边中一阵风声，似睡非睡，一睁眼看见在自己的书房坐着，又见书童从外边走来，心中好生猜疑。春发儿一见小主人回来，喜得满面添欢，忙不迭的话，急忙报知了老主人夫妇知道呢。春汇生和柳氏夫人听说，如得了掌上明珠一般。老夫妇二人奔奔抢抢来到书房以内，果然是明媚儿子回家，三个人一齐的放声大哭。真正是：骨肉连心天性出，哭坏春门夫与妇；好比同做南柯梦，明媚知同到酆都。

哭够半晌，皆喉咙失声方歇。明媚就如在梦中，说道：「爹妈再休见你儿子，儿死将近一年，不过是难忘父母之恩，路过家乡探望父母而已。」说罢，忙纳头下拜，泣涕如雨。老夫妇二人也愕然说道：「莫非咱夫妇二人也非阳世了么？」说到此处，更觉涕哭。哭够多会，大家才醒觉过来，各叙了离别的缘由。这且不讲。

且说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到了来年县考之期，明媚进场考试，三场的文章如绣如锦，县官取了明媚的案首。至二三个月，堪可院考相连，明媚进场已毕。至张案，已进了头名秀才。众亲友邻人一齐登门拜贺，真是欢喜不尽。适值秋场，明媚又连捷第七名的举人。过了年余。正值甲戌年会试的年头，明媚忽然想起郁雷的神言。当下收拾车辆行李，春汇生爱子之心，不肯叫儿子自己上京会试，父子二人带着家仆书童而去。

到了京中投了客店安歇，父子二人游玩了两天，但见京都城中观不尽的美景。捱过三朝，迟过五日，忽有圣谕一道，会试天下的举子。春汇生忙与儿子办备进场果品，当夜黎明进去。过了三天开关放出，又连连的三场已毕。待张榜的龙虎日子，贴了黄榜，明媚中了亚魁。你道明媚场中的文章是自己做的么？当场时候，那月素大仙与胡老叟助一神力，将文章一挥而成。所以才能如此。这且不题。

且说这殿试官梅尚书见春亚魁，才又出众，貌又超群，正在青春年少，遂打动了一片心事。你道这梅尚书何等的心事？只因这老儿为人奸恶，凡同朝的堂联，谁不可恨。朝以参官为乐，夕以罢职为欢。

平素为人如此，但凡与这老儿往来的官员，非纳币帛即奉金珠，家中巨富胜似当年的石崇。而况食前方丈侍妾数十人，平生乏嗣，只有一个女儿名唤朱云。小姐生得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年方一十八岁，只因这老儿和本京兵部王老爷做了儿女亲家，王老爷为人秉性忠直，屡次将梅尚书将今比古，委傍引曲的劝解，谁想药石成仇。梅尚书妄奏一篇，说王兵部有扣克兵饷的情弊，上朝一本把王老爷的前程勾消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梅尚书爱色梦液 登金榜举家团圆

话说王老爷被梅尚书参倒，勾消了前程。王老爷一场着恼，作古成神而去。梅尚书原是个势利的老儿，见王兵部已死，遂起了一片歹心，要同王家断亲。如今见亚魁人品可畏，意欲招赘为婿。

忽一日，亚魁店门口车马盈门。有人传说梅老爷来拜，亚魁父子二人连忙迎至客舍，各叙了常礼，坐定。梅尚书将亚魁连连夸奖，春汇生父子又谢了梅尚书拔中之恩。叙了半晌的闲话，梅尚书就把与女儿婚姻之事说了一遍。春汇生说了些不可当的套话，梅尚书说：「规翁不必太谦，老夫一言为定，决无更改。」着到此处，有诗为证。

堪笑梅老好胡涂，那有一女配双夫；月素乱点鸳鸯谱，羞坏当朝梅尚书。

话要简捷为妙，梅老儿回到家中，自己拿了主意。也不和夫人商议，也不和女儿商议，择了吉日良辰，张灯挂彩，鼓乐喧天。梅夫人问其情由，梅老儿妄说道：「咱亲翁已故，亲翁母妇道家不晓世事，女婿年幼无知，头三日前与亲家母说知，不如把女婿请到咱家与女儿婚配为妙。」夫人也只当是真话，遂与女儿朱云小姐说知。这且按下不题。

且说月素大仙时刻在明媚左右，但神人相隔那里看得见呢。这梅老儿一片的言语心事，俱被月素如见肺肝。月素自己说道：「这老儿十分可恶，破了王家的婚姻，要招赘新魁。案看王公子后来福分不浅，王小姐是新魁夫人之命，故小姐有总兵夫人之命，皆前生配定，我何不行一个借花献佛的方便。」月素计议了如此这般的机谋，这也不题。

且说梅尚书这日到了晚间，诸般办齐妥当，但见灯烛辉煌，五彩争艳，人马车轿一直排到亚魁的店门，合京都人等各不知是何事。梅尚书亲坐一乘凉轿来请，闹闹烘烘。将有三更，把新郎用彩轿抬到梅府而来。到了府中下轿，轿内小姐打扮得似天仙的美貌，对上侍女搀出了月里嫦娥，和新郎同拜了天地，共入洞房，玉杯交饮。真是郎才女貌。这一夜衾枕之乐，自不必说。

到了次日，新郎出来会客，梅尚书一见，如头上走了真魂一般，见不是那新魁的模样，竟是那王兵部老爷的儿子，正是女儿的结发丈夫。梅老儿大有不乐，暗暗说道：「奇哉！奇哉！这新魁上那去了呢？」正在迷糊之间，只见新魁前来叩喜。梅老儿羞得满面愧色，如鼠溜一般藏在后厢卧房，蒙头而睡。着家人传说出来，老爷偶得寒疾不可以风。新魁坐轿而回。列公，这是何等的缘故呢？这是月素仙子和胡老叟与王府的夫人一同说知，这夜间王小姐和月素仙子新魁三人同入洞房花烛，王夫人喜出望外，更有胡老叟、月素仙的神妙，将儿子送在梅府成亲。这王兵部府中也是众宾友庆贺，那梅尚书府中也是亲友庆贺，俱是百般的热闹。王公子到了次日，同梅小姐来在家中，与王夫人叩头，新

亚魁与王小姐月素仙子夫妻三人，与王公子夫妻二人，大家按次行礼。王夫人见女婿奉新魁，又在年幼，美貌贤良，堪作鸾凤之偶，见新妇梅小姐是月貌花容，与儿子堪作鸳鸯之对。又见月素仙女，认为干女，与女儿有同胞有义气，更觉欢喜。这春汇生与胡老叟照料事体，合家大小人等，一同赴席宴饮。真正是：

金榜题名真富贵，洞房花烛巧姻绿。

饮至红轮西坠，玉盘东升，各自安置，也不往梅府去，就在本家住了。不题。

且说这梅尚书一肚子闷气，也不吃饭，也不起来，只是在床上哀声叹气，蒙头而卧。夫人问他如何？只一言不答。问的极了，这老儿反倒抢白夫人，梅夫人终是不解其故。作书到此，有诗为证：

夫妇配偶是前姻，何苦设计拆同林；倘然错了兵部子，老儿抬头怎见人。

话不可重叙。且说过了三朝，王府的公子和朱云小姐夫妻二人，和新魁夫妻三人，外有春汇生、胡冰人，同来到梅府行礼。梅老儿无奈，只得起来，也不整理衣冠，急忙取了一碗冷酒，咕噜咕噜几口咽到肚中，一时间，头目昏昏。满面上似盖了千层牛皮，歪歪伴伴出了，没上没下作了几揖，就要扯头而走。众人那里肯放，你扯我劝的坐下，众人皆俱打通了的，一齐把梅老儿的不是，替他盖抹了一遍。老儿也自认了不是，当下备办上酒馔。三个新妇往后边去和夫人同席，前边另有并排两席。后边月素将前后的言语说与夫人知道，夫人也是骂梅老儿，小姐也是骂老糊涂。不题。

且说前后宴饮已罢，前席众人辞别回兵部府去，后席三位新妇也辞别了夫人，回兵部府去。俱各不题。

你说梅老儿这个老畜生，见那月素仙女上轿之时，便一眼瞧定，见貌美超群，陡起一片色心，也不过是爬梯望月而已。谁想这老畜生，生平有好色之癖，自与月素见面以后，白日里与粉白黛绿的等爱借水行舟，夜间梦中走失元阳，不上一月，把这个老畜生就亡之命已矣。这且不题。

且说自梅老儿故后，梅夫人疼女儿的心胜，百万家私俱交代女婿掌管，情愿与王夫人母子一处同居，王夫人疼女儿、月素，女婿也在尚书府来。又搬取春宅的家眷到京，三家合为一家。后来春亚魁官居文林郎之职。王公子做总兵之职，各生二子。月素缘满归山，胡老叟渺然而去。自始至终，连环报应，好不周全人也。

九嶷仙翁有《西江月》一首：

手捋银须观世界，负羲浪荡淫子多。劝君家切记着，邪者即妖正为佛。早回首，真不错，那管生知与困学。行好事，自有好报，坏良心，天上有罗。试

看连环报应，在此粗俗小说，炎凉世态诚寡薄，君子自扫门前雪。

新编妖狐艳史卷之六终